

《隋书·经籍志》总序笺注

李致忠

夫经籍也者^①，机神之妙旨^②，圣哲之能事^③。所以经天地，纬阴阳^④，正纪纲，弘道德^⑤。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⑥。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⑦。大业崇之^⑧，则成钦明之德^⑨；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⑩。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⑪？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⑫遭时制宜^⑬，质文迭用^⑭，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⑮。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⑯。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⑰，诚道德之橐籥也^⑱。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⑲。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⑳；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㉑。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㉒；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㉓。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㉔，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㉕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㉖；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㉗；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㉘；外

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③；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④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

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⑤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⑥。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右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⑦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⑧。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⑨，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道亡矣。陵夷踳驳^⑩，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划先代之迹^⑪。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⑫，制挟书之令^⑬。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蕞之仪，救击柱之弊^⑭。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⑮，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

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散亡，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④。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裘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⑤。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⑥，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⑦，盛以缥囊^⑧，书用细素^⑨。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⑩靡有孑遗^⑪。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⑫，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

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朓，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⑤，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⑥。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⑦。普通中^⑧，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⑨《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⑩，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⑪，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⑫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符、姚而已^⑬。宋武入关^⑭，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⑮，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⑯，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⑰。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儒、

南阳杜预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①，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②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颐^③，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缺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④，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

注：

①经籍：仍指载籍、典籍、书籍。本指历来被尊为典范的著作，但作为史书中的—个门类，如《汉书》、《新唐书》、《宋史》、《明史》等都开艺文志—类，用以登录群书；《隋书》、《旧唐书》以及某些方志、政书中则开经籍志—类，用以登录群书。所以此处的经籍与艺文同义，仍指的是群书、典籍。

②机神之妙旨：机神，即神机，指神妙的机关。《淮南子·齐俗》谓：“神机阴闭，剖闕无迹，人巧之妙也。”此句是说经籍中蕴涵着神机妙道。或者说经籍是人巧之妙道。

③圣哲之能事：圣哲，指有超凡道德才智的人。洪兴祖补注《楚辞·离骚》谓“睿作圣，明作哲”，意思是说圣者有睿智，哲人明世道。此处圣哲，

即指圣明睿智之人。此句意谓经籍是圣贤哲人能事的外在表现，是他们睿智明神的载体。

④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所以，即以所，用来。经，通俗的解释就是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纬即织物的横线。《大戴礼记·易本命》说：“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经天地，经，动词，即谓这些经籍可以用来经划天地。纬阴阳，纬，动词。阴阳，指日月星辰运转的规律。全句即指这些经籍可以用来纬度测算阴阳的运转。

⑤正纪纲，弘道德：正，动词，拨正、摆正、端正、矫正。纪纲，也称纲纪，即法度、法制、伦常。《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礼记·乐记》：“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弘，弘扬。《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所修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的根据和行为准则。这里的道德是指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而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弘道德，就是指弘扬这些行为规范。两句连起来，是说这些经籍可以用来矫正邦纪朝纲，弘扬人们的道德规范。

⑥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易·系辞》谓“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易》疏则称“藏诸用者，潜藏功用，不使物知。”其意是说阴阳之道显明易见者，表其生育万物之仁；潜藏难知者，表其生育万物之作用。全句之义，是说这些经籍中所蕴涵之仁道，显扬时十分有利于天地万物生长运转；潜藏其功用，亦可以保持个人的节操，独善其身。

⑦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殖，生长、繁殖、蕃息。是说不断学习这些经籍的人，将增长知识，提高修养，传扬道德。落，停息、定止。是说若不学习这些经籍就会停息定止自己的修养与进步。

⑧大业崇之：大业，指伟大的事业。《易·系辞上》谓“盛德大业，至矣哉。”《易》疏曰：“于行谓之德，于事谓之业。”大业崇之，谓干大事业的人崇尚这些经籍。之，代词，指代经籍。

⑨则成钦明之德：钦，敬佩。明德，儒家认为人生来就是有善良的德性，这个德性就称为明德。《大学》开宗明义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与上句联读，干大事业的人崇尚经籍，便能修成受人钦敬的德性，以为天下主。

⑩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匹夫，庶民、平民、普通百姓。克念：克，

能。念，读念、诵念、不忘。全句是说普通平民如能坚持学习这些经籍，亦有成为重臣的可能。

⑪何莫乎斯道：何莫，哪个不是。由，从。斯，兹、此。道，道路、途径、渠道。斯道，这条道路、途经、渠道。与上几句联读，王者之所以能够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哪个不是由崇尚经籍这条渠道而得来呢？

⑫其为人也……《春秋》教也：这段话原出《礼记·经解》第二十六。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这就是说《礼记》经解乃孔子所为。所以《经解》当中的话都是孔子所说。故这段话的前边，《经解》则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其为人也，言他们的做人。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意谓为人温顺、柔和、诚实、厚道，是用《诗》进行教育的结果。疏通知远，《书》教也：孔颖达疏曰：“《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远也。”疏通，通达、通晓。意谓其为人也若能远知通晓远古帝王时事，则是用《尚书》进行教育的结果。广博易良，《乐》教也：孔颖达疏曰：“《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意谓其为人也若能心胸广阔和协，从善如流，则是用《乐经》进行教育的结果。絜静精微，《易》教也：孔颖达疏曰：“《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絜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意谓其为人也若能不淫滥，且穷理尽性，言说入微，则是用《易》进行教育的结果。因为《易》对于人来说有扶正祛邪的教育作用。恭俭庄敬，《礼》教也：孔颖达疏曰：“《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意谓其为人也若能恭谨节俭、庄重敬慎，则是用《礼》进行教育的结果。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疏曰：“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清代孙希旦《礼记集解》说：“属辞，连属之辞，以月系年，以日系月，以事系日；比事，比次列国之事而书之。”本指连缀文辞，排列史事，后用以泛称撰文记事。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其为人也若能连缀文辞，比次列国之事，微言大义，寓褒贬于其中，则是用《春秋》进行教育的结果。

⑬遭时制宜：遭，逢也、遇也。意谓对经籍的这些妙旨要道，要因时制宜。

⑭质文迭用：《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指事物的本体、本质，质朴；文，指文采、辞采。孔子认为仁义是质，礼乐是文。质与文的关系是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关系。迭，更替、更迭、轮流、交替。整个句意是对质和文可交替运用、使用。

⑮中庸：不偏为中，不变为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为证。因时制宜，质文迭用，再加上因时因事的变通，而变通要以达到中庸为目标。

⑯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不偏且不变的正道，可天长地久；通权达变则视野广大无边。

⑰实仁义之陶钧：陶钧，制陶器所用的转轮。汉桓宽《盐铁论·遵道》谓“辞若循环，转若陶钧。”就是转轮之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说：“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陶家名模下园转者为钧”。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陶，冶；钧，范也。作器下所转者名钧。”后世比喻为造就、创建。实仁义之陶钧，是说经籍乃造就传播仁义的陶钧，有如制造陶器的转轮。

⑱诚道德之橐籥：橐籥，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器具，犹后世的风箱。橐是外面的鞴囊，籥是囊内送风的管子。《老子》中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魏源《老子本义》：“外橐内籥，机而鼓之，致风之器也。”即外囊内管之意。全句是说这些经籍是修炼传扬道德的鼓风器。

⑲言无得而称焉：这句话是说经籍作用之大，随时变化意义之深，难得找到与之相称的表述语言。亦即难以言表的意思。

⑳俯龟象而设卦：上古大道方行之际，伏羲俯视龟背之图像因而演画成八卦。《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孔安国伪《尚书传》谓：“河图即八卦。”河图即从黄河中涌出的龙马图像。

㉑仰鸟迹以成文：后世圣人出现以后，仰观鸟的迹像而创造出文字。《淮南子·说山》：“见鸟迹而知著书。”即此意。《易·系辞》还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八卦即被看成是最早的文字。

㉒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书契，即指文字。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书契已传，是说文字已

经流传，则结绳记事、刻木记事便被扬弃而不再行用了。《易·系辞》说：“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伪《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兴焉。”

②③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史官，主管文书典籍之官，即称史官。《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其实六官所属诸职司皆有史。诸侯列国也有史。春官之大史即左史，内史即右史。这些史官终日侍候在天子、诸侯周围，记言记事，于是便产生了书籍。

②④先圣据龙图，握凤纪：龙图，即河图，也就是八卦。传说有龙马从黄河中浮出水面，负出龙图，其实即指文字。《竹书纪年·上黄帝轩辕氏》：“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南朝梁沈约为这句话作注，说是“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其意是谓凤鸟至，洛书出。先人圣哲据有龙图，握有凤纪，亦即掌握了文字图籍，才得以南面而为天下君。

②⑤《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伪孔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可见这些都是传说中的古书名。

②⑥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这并非《周礼》中的原话，《周礼》卷二十六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法；掌则以逆都鄙之治。”注曰：“典、则，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则，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太史又建焉，以为王迎受其治也。”唐贾公彦疏曰：“云典、则亦法也者，按太宰注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其实典则与法一也，故云典、则亦法也。”用现代语言解释，就是太史职掌国家的建章立制的任务，如六典、八法、八则，就是由太史主持制定的，目的在于诏告帝王的治道。六典，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八法，指周代管理百姓的通法。《周礼·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八则，亦法意，管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的则例。

②⑦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周礼》贾公彦疏曰：“志者，记

也。诸侯国内所有记录之事皆掌之。定世系者，谓定帝系世本。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其意是说小史是掌管纪录国事，编定帝王世系的世本，辨别昭穆亲疏辈份。昭穆，古代宗法制度中，宗庙或墓地辈份的排列次序。通常是始祖居中，二、四、六世依次列于始祖之左，称为昭；三、五、七世列于右，称为穆。

②⑧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周礼注疏》卷二十六谓：“内史掌王之八柄……执国法及国令贰。”八柄，古时统治者驾驭臣下的八种手段，即爵、禄、予、置、生、夺、废、诛，用以调节统治阶层内部的权与利。策命，策书命令。即内史既执国法又执国令，故称贰之。《周礼》贾公彦疏曰：“以内史掌爵禄生杀之事，故执国法及国令之贰。”国法，国之正法；国令，国之政令。

②⑨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周礼》原文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意思是说王下畿外之命由外史起草并书之。畿，古称天子所领之地。《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周礼·地官·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唐孔颖达疏曰：“制其畿方千里者，王畿千里，以象日月之大，中置国城，面各五百里。”所以这王之外令，指的就是王畿以外的政令由外史书写下达。四方之志，东西南北四方。志，记也。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等史志。即外史还负责记载四方史志。外史还负责的三皇五帝之书，当指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

③⑩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都鄙，采邑、封邑。《周礼·天官·太宰》：“以八则治都鄙。”注称：“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意思是太宰掌管公卿大夫及王子弟的封邑并管理万民百姓的治令。冢宰，即大宰、太宰。上述这些职责，本是太宰冢宰的职掌，御史也来参管此事，属赞襄性质，故曰以赞冢宰。

③⑪晋赵穿弑灵公……非子而谁：这段话原出《春秋左氏传》卷二十一：“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春秋穀梁传》卷十二：“赵穿弑公而后及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春秋时晋灵公夷皋，公元前620—前607在

位，奢侈重欲，且喜从台上以弹弓射人，观其避丸之态以做戏。厨师做熊掌不熟，灵公便杀其头，使妇人将其尸体抬出。赵盾作为正卿大夫，骤进而阻谏。灵公非但不听，反使鉏麇刺杀盾。鉏麇不忍执行，触槐树而死，盾乘机而逃亡，至郊外而并未出境。而此时，赵穿却攻杀灵公于桃园。赵盾、赵穿是叔伯弟兄。实际是赵穿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却说是赵盾弑灵公。盾不服而呼天叫冤，董狐却说他，你是正卿，入谏不听，逃亡不远。灵公遭杀，你反不讨贼，那就是与弑君者同流合污了，这岂不等于你弑君又是谁呢？

③②齐崔杼弑庄公……乃还：这段话原出《春秋左氏传》卷三十六：“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崔杼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曾有宠于齐惠公。至齐灵公欲废太子光，崔杼便乘灵公染疾而拥立太子光，是为齐庄公。崔杼有爱妻名棠姜，庄公与其私通，崔杼乃怒杀庄公而立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崔杼任右相。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便将太史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写崔杼弑庄公这件事，又均遭杀戮，所以说死者二人。其弟继续书写记录这件事，崔杼才罢手舍生而不杀。齐国有南史氏，南史，复姓，听说太史尽被杀戮，便带着竹简前往，准备秉笔再书其事，听说崔杼已准许太史之弟直书其事，就回去了。

③③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九丘》：楚灵王名围，后改名虔，楚共王的次子。公元前540—前529年在位，为楚国君。尹，古代官名，楚有令尹、箴尹，周有百尹。子革，郑穆公子然，字子革，奔楚为右尹，后成了子革氏。倚相，楚灵王时的史官。这段话原出《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意是说楚灵王正与右尹子革谈话，史官倚相从面前走过，灵王便对子革说，这人是很好的史官，你要善待他，这个人能解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的书。

③④隳紊旧章：隳，毁坏；紊，乱。毁坏搅乱旧有的典章。

③⑤叹凤鸟之不至：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鸟，即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只有在天下太平时才会出现。孔子感叹凤鸟之不飞来，实质是感叹周室道衰，纪纲散乱，世风日下，紊乱旧章的世道。

③⑥陵夷踏驳：陵夷，迤邐渐平，引申为衰颓。《汉书·成帝纪》：“帝王之

道，日以陵夷。”《宋史·胡铨传》：“国势陵夷，不可复振。”踳驳，舛谬杂乱。踳，舛也。乖也。驳，色杂也。此句承上接下，谓自周室道衰，纪纲散乱，礼崩乐坏，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至德丧失，衰颓舛乱，一直到秦统一六国。

③⑦划先代之迹：划，铲也，即消灭、铲除。指责秦王朝铲除消灭前代之遗迹。

③⑧以刀笔吏为师：刀笔吏，指文书小吏。刀笔，古时在竹木简上以笔书写文字。竹木经过刮削，新茬外露，极易吃墨。若写错了文字，就只能用刀将其刮削，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因而刀、笔都成了古代书写时不可或缺的工具。笔用以书字，刀用以刮削错字，所以这里的刀，某种意义上类乎后世的橡皮功用。吏，小官。刀笔吏虽然官小，但是文书小吏，有文化。焚书坑儒之后，便让世人以这种刀笔吏为师。《史记·萧相国世家赞》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可证萧何在秦时就做过刀笔吏。

③⑨制挟书之令：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接受李斯建议，制定挟书之令，开始焚书。次年，又因方士儒生求仙药而不得，卢生等又逃逸，又开始坑杀咸阳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挟，《汉书·惠帝纪》：“四年，除挟书律。”注引应劭曰：“挟，藏也。”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全句是说秦制定了关于收藏图书的律令。

④⑩叔孙通草蒹葭之仪，救击柱之弊：叔孙通，汉初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曾为秦博士，秦末又为项羽部属，后又归刘邦，仍任博士，称为稷嗣君。在人品上颇受非议。汉朝建立，与儒生共立朝仪。后任太子太傅。《汉书·叔孙通传》：“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君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按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赧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观之’”。应劭解释：“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其中也。”颜师古注曰：“蕞与蒹同。”蒹，束茅立于地面，表明位次的标志。蕞，丝绳，这里是缠绕之义。也就是捆束起各式各样的茅草捆，各立在相应的位次，用来演习朝仪。汉初，朝仪未立，群臣无约束，醉饮廷堂，狂呼妄叫，以剑击柱，大有居功作乱之势，刘邦颇为忧心。叔孙通草定朝廷礼仪制度，使群臣有所遵循，解救了争功击柱之患。

④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曹参，字敬伯，西汉初沛县（今江苏）人。曾为沛县狱吏。秦末随刘邦起义，屡立战功。汉朝立，封平阳侯。曾任齐相九

年，并从刘邦击败陈豨、英布。后继萧何为汉惠帝丞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有“萧规曹随”之称。《汉书·曹参传》：“参之相齐……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黄老，即黄帝及老子学说，主无为而治。此句言曹参为齐相，推崇盖公理论，主张黄老之学。

④②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温室，宫殿名。汉未央宫、长乐宫皆有温室殿。《三辅黄图·汉宫》：“温室殿，武帝建，冬处之温暖也。”可证武帝至成帝时所收天下遗书不少就存放在温室殿，至哀帝时使刘歆继承其父刘向校理群书的未竟事业，才将存放在温室殿的书移到天禄阁上。天禄阁，汉代殿阁名。《三辅黄图》六：“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骐骥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

④③石室、兰台弥以充积：石室，收藏图书档案之室。《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即缀集史记旧闻及石室、金匱之书而作《史记》。兰台：汉代宫内藏图书的地方，设御史中丞掌管，后置兰台令史，掌书奏。东汉以御史大夫官属省入兰台，置御史中丞。故御史台也称兰台。弥，副词，更加、越发之意。谓东汉光武中兴之后，石室、兰台的藏书更加充盈丰富。

④④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图书缣帛，是说两汉宫中藏书多以缣帛为书写载体。缣帛，丝织品中的一种。图书缣帛，即指帛书。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二月丁亥，因董卓作乱，献帝将都城由洛阳迁往长安。西迁过程中，军人都取帛书做为帷帐或囊袋。

④⑤但录题及言：这是一句非常费解的话，显然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对郑默《中经》及荀勖《中经新簿》编目简陋的一种品评。但，只、仅。录，著录、记录、登录。题，题名、书名、题目。及，至，到。言，《周礼·大司乐》注：“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即“言”有发端，开端之义。意即郑、荀两目只著录到每书开端之题名、书名。如果此解可通，这倒是中国传统目录书名著录的传统习惯。迄今，著录中国古书，其书名之选取仍以卷端题名为标准。卷端，即每书卷一之开端。

④⑥盛以缥囊：盛，装也。缥，青白色的丝织物。囊，书囊，书套，书帙。意谓那时的书以青白色丝织品做的囊帙相装。

④⑦书用细素：细，浅黄色。素，缣帛，丝织品。指当时书写用缣素，再染成浅黄色，就称细素。

④⑧渠阁文集：渠阁，借指石渠阁。石渠阁，汉代宫中的藏书之处，在未央宫的北面。相传为萧何所造，用以贮藏入咸阳时所取秦之图籍。此之渠阁是借喻，实指当时内府藏书。

④⑨靡有孑遗：靡，无。孑，余，残留、残余。遗，遗留、剩余。全句是说西晋自惠帝、怀帝时发生动乱以来，京城振荡，内府藏书，没有留存剩余。

⑤⑩充遂总没众篇之名：充，李充。遂，于是。总，汇总。没，沦落、遗留。是说东晋初年，图书又有聚集，著作郎李充便以荀勖旧日的《中经新簿》加以核校，最后总汇这些沦落下来的篇籍，又编新目。

⑤⑪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华林园，佛教的园林，后秦鸠摩罗什《弥勒下生成佛经》：“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此句华林园，指六朝时的宫苑。三国时吴始建，故址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古台城内。南朝刘宋元嘉时扩建，又增华光殿、景阳楼、竹林堂诸胜。齐、梁时诸帝常宴集于此。总集，汇总编辑。释典，释家典籍。整理佛教典籍于华林园中，当属师出有名。

⑤⑫释氏不豫焉：豫，通与，参与。不豫，不参与，未入列。虽说在华林园中总集了释典，但所编辑的目录中却未被著录。

⑤⑬梁有秘书监任昉……故梁有五部目录：这段话也很费解。很多目录学史研究者，都说南朝梁代，典籍整理的规模大，共编成三部目录，与《隋志》所云五部相抵牾。细读《隋志》总序原文：“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这就是说，任昉面对齐末的经籍散佚状况，自己亲自编辑了一部目录。《梁书·任昉传》：“任昉字彦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县）人。……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公王表奏，莫不请焉。……昉不治生产，至乃居无室宅。世或讥其多乞贷，亦随复散之亲。……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其家取之。”这段话中的“勘其书目”，指的当是任昉“躬加部集”的私家藏书目录。贺纵、沈约勘核时用的是官府藏书，所以才有高祖所谓“官所无者，就其家取之”之语。这是梁目之一。《隋志》总序原文又说：“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任昉生于刘宋武帝大明四年（460），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活了49岁。而秘书丞殷钧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是公元507年，此时任昉尚在世。

所以《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必是任昉、殷钧合辑的四部目录。此为梁目之二。梁代最著名的公藏书目，是《文德殿四部目录》。这部目录是刘峻，即刘孝标主编的。刘孝标于“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纵典校秘阁。”《隋志》总序原文“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又文德殿目录”，指的就是刘孝标与贺纵典校秘阁，就文德殿列藏众书而编制的书目。此为梁目之三。《南史·祖暕之传》：“暕之字景烁，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暕之修之，于是始行焉。”祖暕之乃天文数学家祖冲之之子，少承家学，巧思入神，数算精深，其对有关天文历算之书单编一目，似在情理之中。故《隋志》总序原文说：“其术数（疑为数术）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暕撰其名。”这“更为一部”，似当为单撰一部目录，并不是《文德殿四部目录》的附部。因为四部目录中有数术类位，无须另附。此为梁目之四。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第126页，谈到南北朝时刘遵还编过一部《梁东宫四部目录》四卷，并认为“似为太子藏书所编之目”。《南史·刘遵传》：“遵字少陵，少清雅，有学行，工属文。为晋安王纲、宣惠云麾二记室，甚见宾礼。王立为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随蕃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时辈莫及。”可见其确曾为东宫中庶子，编制《东宫四部目录》亦在情理中。初唐编撰《隋书·经籍志》时，可能见过此目，统计在内，未予表述。故《隋志》总序说“梁有五部目录”，此盖为其一。

⑤④普通中：南朝梁武帝的第二年号为“普通”，始于公元520年，终于527年，行用8年。普通中，即普通年间。

⑤⑤敦悦：敦，醇厚、笃厚。悦，喜好。敦悦，即笃信深好。《后汉书·郑兴传》杜林举荐郑兴，说他“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

⑤⑥元帝克平侯景：侯景，南朝梁怀朔人，字万景。先为北朝魏尔朱荣的将领，后又归高欢。欢死，归附南朝梁，并被封为河南王。后举兵叛乱，攻破梁都建康（今南京），将梁武帝萧衍困于台城（宫城），饿死。自己拥兵自立，号称汉帝，到处烧杀抢掠，长江下游地区遭受极大破坏，史称侯景之乱。元帝萧绎派陈霸先、王僧辩击败之。陈霸先开始为梁的始兴太守，以讨平侯景之功，迁为相国，封为陈王，就便也就灭梁立陈，自己称帝，是陈高祖。

⑤⑦收文殿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梁元帝萧绎，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封湘东王，镇守江陵。侯景叛乱时，曾派陈霸先、王僧辩灭景，自己也就称帝，

是为梁元帝。所以才有“元帝克平侯景，收文殿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之说。

⑤⑧周师入郢，咸自焚之：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梁岳阳王萧督投降西魏。次年被西魏立为梁帝，建都江陵，是为后梁，实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公元554年西魏军破江陵时，梁元帝萧绎被杀。萧绎由于收文德殿藏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所以藏书多达十四万卷，城破时全部自行烧毁。这时尚谈不到“周师入郢”。郢即指江陵。

⑤⑨符姚：符，当为苻。即指苻秦。苻秦，即前秦，十六国之一。始立国者为苻健，起于公元351年，中经苻生、苻坚、苻丕、苻登、苻崇的经营，成为十六国当中最大的国家。公元394年为后秦所灭。淝水之战后，羌族贵族姚萏于公元384年称王，两年后称帝，都长安，国号仍为秦，史称后秦，也俗称姚秦。“文教之盛，苻、姚而已”，也即是说十六国当中，不过是苻秦和姚秦时期尚有一些文化积累。

⑥⑩宋武入关：宋武，指南朝刘宋武帝。宋武帝名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后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家贫，长为东晋北府兵将领。元兴三年（404）击败桓玄，掌握东晋大权。公元417年出兵关中，消灭后秦。元熙二年（420）代晋称帝，南朝开始，死谥武帝。宋武入关，即指宋武帝入潼关，进兵关中。

⑥⑪赤轴青纸：唐五代以前，三国两晋之后，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制流行卷轴装。卷轴装的轴常常用来表示书的品级和门类，因此对轴的轴头就要加以装饰和区分色泽。赤轴，是说卷轴装的轴头染了红颜色，或镶嵌了红琉璃之类的装饰品。青纸，大概就是磁青纸。磁青纸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敦煌遗书中已发现有隋代磁青纸的写经，可证在隋之前已有磁青纸行用。晋制规定，皇帝诏书用青纸紫泥。《晋书·楚王玮传》：“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流涕以示监刑尚书刘颂……。”可证青纸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上等好纸。

⑥⑫尔朱之乱：尔朱，复姓，此处指尔朱荣。尔朱荣是北魏秀容部落的首领，字天宝。北魏孝明帝时为直寝、游击将军。北魏末年招降侯景、高欢，兵势渐盛。武泰元年（528）胡太后毒死明帝立钊为帝，尔朱荣借口起兵于太原，入洛阳，杀太后和钊及百官二千余人，立孝庄帝，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兼尚书令，专断朝政。尔朱之乱，即指他领兵入洛，滥杀无辜之乱。

⑥⑬隋开皇三年……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开皇初，散骑常侍兼秘书监事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表文在谈完书之五厄之后，牛弘“伏愿天鉴少垂照察。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因为献书一卷，非但赏绢一匹，并在校写抄副之后，仍将原书归还书主，即如牛弘表中所说：“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所以争相献书，民间异书亦往往随之而出。

⑥④克平伪郑：伪郑，即指王世充所立国号。王世充字行满，隋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本姓支，祖籍西域。隋炀帝时任江都郡丞，后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升为江都通守。大业十三年（617），奉调北援东都洛阳，为瓦岗军李密所击败，但入据洛阳以自守。大业十四年（618），隋炀帝被杀，王世充则拥立杨侗为帝，得以专权。不久又击败瓦岗军，势气大振，野心膨胀，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他又废掉杨侗，自称皇帝，国号为郑，年号开明。武德四年（621）兵败降唐，至长安，为仇人所杀。所谓克平伪郑，即指打败了王世充所立的郑国之号。

⑥⑤挹：酌取、援引。

⑥⑥研几探颐：几，隐微、细微。《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探深研几也。”研几，即研究细微。颐，幽深难见。《易·系辞上》：“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探颐，探求幽深。

⑥⑦黼黻：黼，古代礼服上白与黑相间的花纹；黻，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两字连用，即指古代礼服上绣制的花纹。引申为文采、装饰。本句是说文章乃是政治与教化的装饰、补充、辅助。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